

范仲淹借晋泉抒大志

鲁立智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称为圣贤之人有很多。若要问哪一位能得到广泛的推崇，我以为是北宋的范仲淹。与他同朝的名臣富弼叹其为“真圣人”。朱熹称他是“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元好问说他“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毛泽东同志更是明确指出：“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之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之人……但二者兼有，即‘办事兼传道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

范仲淹何以能得到世人如此高的赞誉呢？从一篇写太原的诗作中，可以看到范仲淹的高度。

北宋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因在西陲建立军功，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等同于副宰相），随即他便拉开了改革弊政的序幕。受利益集团的攻击，庆历新政举步维艰。至次年六月，因西夏再起边事，范仲淹主动提出辞去参知政事，希望到边关专心于边事。他在奏折上说：

今防秋事近，愿赐罢臣参政，知边上一郡，带安抚之名，足以照管边事，乞更不带招讨、都部署职任。

世人皆欲得大官，范仲淹偏偏辞大官。世人皆欲职衔多，范仲淹偏偏要减少本有的职任。清代全祖望称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功名面前能有如此态度，其德行又怎会有瑕疵！就这样，在朝一年的范仲淹当了陕西河东宣抚使。

从北宋庆历四年（1044）八月宣抚河东，至庆历五年（1045）正月罢参知政事，出知邠州，范仲淹走遍了山西的大部分地区，做了大量的军事、民生工作。在太原期间，他游历了晋祠，写下著名的《题晋祠》一诗。诗曰：

神哉叔虞庙，地胜出佳泉。
一源甚澄澈，数步忽潺湲。
此奔孰可穷，观者增恭虔。
锦鳞无敢钓，长生同水仙。
千家溉禾稻，满目江乡田。
我来动所思，致主愧前贤。
大道果能行，时雨宜不愆。
譬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

晋祠是周武王次子唐叔虞的祠庙，叔虞是著名典故“桐叶封弟”中周成王的弟弟。这里历来被奉为“三晋第一名胜”，范仲淹来到这儿，首先面对的是它悠久的历史，所以感慨便从晋国始祖开始。他强调，人杰所以地胜，地胜因而泉嘉。

晋祠泉水包括难老、鱼沼、善利三股，以难老泉流量最大，为晋祠泉水的主源。范仲淹随即刻画起晋祠的泉水。泉眼处是一泓澄净的水面，没走几步能听到“哗哗”的水流声。对此，他用了一个“异”字表达自己的观感。“这有什么特别的呢？拿别的诗作来比较一下就晓得了。”“泉眼无声惜细流”，这是一般的泉水，一个“惜”字、一个“细”字体现了水量之小。但晋祠泉水不是这样，《晋祠志》载：“其水如从瓮底漏出，涌流若沸，色碧如玉。”因水量丰沛，所以泉眼处形成了深潭，正因为水深所以水面才会澄静。令范仲淹感到奇异的，正是晋祠泉水水量的丰沛。

此外，他还用“恭虔”表达自己对泉水的态度，进一步地，他又用“锦鳞”两句表现这个态度。这又是为什么呢？答案在后几句中。水量丰沛，能灌溉良田，使苦寒干旱之地如同富饶的江南一般，晋祠泉水如此利国利民，我又如何不对它恭敬虔诚呢？景物刻画至此，自然而然地转到情感的抒发上。于是他说，我本想辅佐天子，使其成为圣明之主，但和前贤相比，我感到非常惭愧，因为大道未能行于天下，即我的改革没有成功。如果改革成功，大道能行，自然会时雨适时，不误农时。到那时，天下的百姓都会像晋祠泉水惠泽下的百姓一样，不受天旱之苦。诗读至此，我们才明白，范仲淹来晋祠并不是为了游览，而是在大旱之年考察农田水利。

析读此诗，我们能些许感受到范仲淹的高度。当小人充斥朝堂的时候，他选择主动离开，因为他知道人生的意义绝不在于拿自己的清白与他人的污秽一较高下。他清楚自己品格的高贵，却没有因此沾沾自喜，反而为自己无法作出更大的贡献而愧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光明正大，疏畅洞达，除了范仲淹，又有几人能做到呢？

从文学的角度讲，太原很幸运，因为它与这样一位圣贤产生了交集。晋祠的泉水很幸运，因为它在前面，这样一位圣贤也要自愧弗如。范仲淹赋予了它利国利民的属性，为它涂抹了一层行求无愧的色彩。



难老泉声 李夜冰 作

经典漫谈 (17)

关注“新时代文学晋旅”丛书⑦

沉浸生活 捕捉瞬间

——《微醺时各怀心事》中的创作变化

李宗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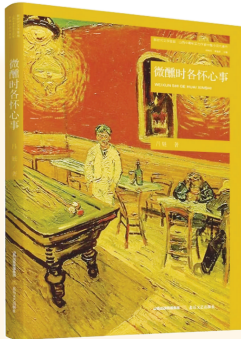


吕魁的中篇小说集《微醺时各怀心事》（北岳文艺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整体阅读是轻松愉快的。作为略小几岁的同龄读者，扑面而来的整体印象是熟悉的生活感、时代感。我们有着相似的城市求学背景、都市生活经历，年少时光中总有追不到的白月光女神，成人世界里更是充斥着代价和烦恼。他的作品总是使我很容易带入主人公“马山”的角色——一名求学阶段骨子里带有骄傲的学生，毕业后成为了庸庸碌碌人群中面目模糊的那一个。

作者21岁开始发表作品，25岁携其成名作《莫塔》在《人民文学》杂志头条刊发，入围《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他和笔下的人物马山初出茅庐便意气风发，华丽地站在了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2011年进入社会打拼后，工作生活无可避免地分散了他的创作精力，这一阶段创作也随之进入他认为的瓶颈期——发表数量不多，质量差强人意。此时的他和马山如堕烟雾，白天遍历着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夜晚追忆着学生时代的纯真时光，二者的反差不停撕扯着他的作品，也撕扯着他的生活。

跨过而立之年，在品尝人生冷暖真滋味后，吕魁的作品也开始随之流露出对价值观的全新解构和对人生的进阶理解。他和马山拨云见月，作品中少了一丝无力掌握生活前进方向的戛然而止，多了一些超脱个人得失情绪的淡定从容。

《微醺时各怀心事》收录的是自2011年以来，他两个创作阶段生活经历和创作成果的客观总结。纵观这部小说集中的作品，与其说灵感来自吕魁和他周围朋友们的都市奇遇，不如说就是我们这代城市孩子成长的真实写照——学生时代幻想着成为天之骄子跨越阶层，进入社会后又沉湎于往日的单纯美好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我们回头看看走过的与时间对抗



《微醺时各怀心事》书影

《微醺时各怀心事》作者吕魁，1984年生，运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2005年至今，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中国作家》等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出版有《所有的阳光扑向雪》《微醺时各怀心事》《朝九晚不归》《莫塔》等小说集。曾获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第二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小说佳作奖、2020—2022年度“柳林杯·山西文学”中篇小说奖等奖项。部分作品译成英文、法文出版。

不负时光 无问东西

吕魁

着去忙了，留下我坐在那里，顺着他的话往下想，想着想着，《失眠便利店》的梗概就在眼前一幕幕出现。

《微醺时各怀心事》这本小说集中收录的9篇小说，都写于我30岁后。其中《散伙饭》《托斯卡纳》《火车要往哪里去》《朝九晚不归》写得稍早一些，其余5篇是近些年创作。这9个故事都是我不同场合听他人自述或他述，继而有了灵感，一一记录。某种角度来说，我更像是位画师，故事中的那些主角，以及他们那些或心醉、或心碎的人生插曲，只不过是借我之手描画复原。每当一篇作品写完，书中的人物也就与我挥手告别，渐行渐远。我不敢说是我写下了他们各自的命运走向，但我很珍惜与书中每个人物，在每段写作旅程中的朝夕相伴。

写作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创作时间越长，总觉得写作与农民耕种极为相似，春耕秋收，投入了多少，收获才能有多少，容不得半点偷懒。我身边不止一位朋友问过我，写小说的意义何在？尤其是在当下短视频等新媒体内容快速传播下，小说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我至今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这并不影响我一篇篇，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地写下去。在写作这条道路上，我也并不感到孤单，因为每隔一阵子，我就能看到当初一起创作的师友们的新作面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仍旧像位手艺人一般，一斧一凿地雕刻、打磨着作品，不问东西。

“新时代文学晋旅”共话创作

6月21日，山西省作家协会与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召开“新时代文学晋旅”创作座谈会，阶段性回溯和总结“新时代文学晋旅”的创作得失，共同探讨山西文学发展新路径。

“新时代文学晋旅——山西中青年实力作家中篇小说代表作”丛书已出版7部。7位从书作者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分享创作心得，直言当前存在的困惑，围绕创作的自发性、思想性、艺术性、共鸣性及细节等方面，和与会作家、评论家展开探讨。

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李骏虎表示，“新时代文学晋旅”是为推动新时代山西作家队伍建设打造的文学新品。2022年品牌打造计划启动以来，已有百余篇优秀作品先后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刊物发表，并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思南文学选刊》等转载。作家解惑的过程本身就是文学的题中之义，所遇之障也恰是提升作品艺术品质的契机与跳板，要传承山西优秀的创作传统。省作协将出台新的激励机制，鼓励作家迎难而上，留下更多的经典作品。

肖静娴 李莉



我于1991年6月9日在《山西经济报》发表了第一篇诗评《一束美丽的生命之光》。30多年来乐此不疲，至今已在《诗探索》《江南诗》《名作欣赏》《世界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刊发表了200多篇诗评和500多首诗歌赏析。评论写作已经成为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一部诗集或一首诗歌与我的灵魂产生精神共鸣时，那种愉悦别人很难体会。对诗歌，我有自己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对一些伪诗歌，我不会睁眼说瞎话、无原则地吹捧。

看见好诗，就想说两句，去挖掘诗中闪光的东西，这是我批评的初衷。我第一次从网上读到深圳富士康周启早的《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时，激动不已。那是在劳动过程中吟唱而成的天籁之音，一位打工者能把灵魂深处的痛苦和挣扎写得如此震撼人心，令我敬佩。我认为这首诗开创了当代工业诗的新格局。我系统地读了周启早的作品后，陆续写出《灵魂在舞蹈》等5篇诗评，郑重向读者推荐他的诗。我每写一篇诗评，都会全身心投入到作品之中。

我读了北漂诗人安琪的诗集《极地之境》后，感觉她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首大诗。我认为她的抒情气质谁也无法模仿，分寸感极强，进不急躁，退不消极，总是游刃有余恰到好处，具有独特的情怀和风范。我一口气写下近两万字的评论《写给尘世的信，会被更多的人喜欢》。安琪读后直言：“仿佛重新活了一遍那10年……谢谢您对《极地之境》的喜爱、器重和认真解读……”

当我决定为“七月派”重要诗人木斧写评论时，先生几乎把他所有的著作都寄给我。我认为先生的诗一直保持着直率热情、质朴清新、纯净明朗、简洁凝练的风格，但在每一阶段又有显著变化。从早期的激情型，经过中期的探索型，到晚年回归自然型，内容和手法都在不断地革新，逐渐成熟，在晚年写出《散步》《八十自寿》两首巅峰之作。后期的诗与早期的诗各有千秋，而且是一脉相承，不可互相取代，更不能彼此否定。我在《泪是笑的燃料》一文中指出先生早期作品艺术上的粗糙，并让先生修改意见。先生一字未提，并感慨万端地说道：“我写了一辈子诗，对自己从没有这么全面地总结过。”

我细读了郭新民的诗集《一棵树，高高站着》，写下诗评《真情和道义》。我认为郭新民感动读者的首先是真诚，他的家国情怀源于内心、发自灵魂，具有人性之善、人格之美。读他的诗，常常让我想起苏轼、范仲淹、王安石等古代诗人。

2023年5月6日，诗人高凯先生在微信里问我有没有时间和兴趣给他的诗集《草从里的那个孩子》写一篇2000字的书评，《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出专版特约。我想写又担心水平不够，但最后还是答应下来。读了这本童诗集，我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我认为诗人能放下成人的世故和城府，完全站在孩子的角度，用孩子的眼光观察生活，用孩子的心灵体悟自然。他的童诗名副其实姓“童”。写好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焦灼地等待，很荣幸等来了报社的肯定和表扬。

我为“光线诗社十丽诗人作品集”作序时，发现郭卿的诗不同于一般女诗人，后来了解到她生活异常坎坷，一度时期还蜗居地下室，可以说苦难成就了一位诗人。我对她的《天梁河》《花坡》《寂静》等代表作进行了深度解读，表达我对诗人由衷的敬意，在此基础上写成万字长评《慢与静的生命美学》。我认为郭卿的诗是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矛盾冲突的产物。她的诗以静与慢为基调，是属于时代浪潮背景下的静与慢，又反衬出时代的激荡与快速。

评过我诗歌的人，我一般不评他们的诗歌，避免产生互相吹捧的嫌疑，但呼岩先生是例外。他已经86岁高龄，一生淡泊名利，笔耕不辍，用《有有空空》《上上下下》《走走看看》这三本诗集为自己的诗歌创作做总结。读先生的这三本诗集，我心潮澎湃，半个月写下3万字长评《新现实主义导向》。我认为呼老在抒写历史的苦难时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总是不慌不忙、从容不迫，达到收放自如、张弛有度的艺术境界。为了勾勒中国当代新诗的轮廓，我点评了不少名家的诗作。大家的认可，对我是最大的鼓励。

韩东的诗我很喜欢，从网上订购了他的《悲伤或永生：韩东四十年诗选》，读后写下《现代口语诗的典范》。我认为韩东的口语诗继承了《诗经》与唐代口语诗的人文情怀和音韵调性，又与时俱进地注入了丰富而深邃的现代理念和精神。他睿智地克服了当代某些口语诗的骨质疏松和情感稀薄，赋予口语以足够的弹性、审美和哲理。他的诗意蕴丰富，可惜我心里能感觉到，下笔时总说不透，这是我写这篇评论的遗憾。

我的个别评论写好后发给诗作者，有的不置一词，反应冷淡。我怀疑我没有评到点子上。这正说明我的评论提升的空间还很大，这并不影响我面对好诗时批评的冲动，反而激发我进一步写好评论的信心和勇气。

批评的意义和乐趣在于挖掘作品中深藏的真金白银，为更多读者欣赏诗歌提供帮助。评论家刘铮认为：“批评家是将一道光投射到古往今来的作品上，让读者注意到那个地方，让读者学会观察进而理解那个地方。”说实话，我距离刘铮所言的那道光还很遥远，但我深知批评的良知不能丢，那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事求是，不能信口开河，把黑的说成白的，把丑的说成美的，把坏的说成好的，那样做会误导作者和读者，是不负责任的表现。突破艺术底线，批评就会演变成笑话，失去存在的价值，其意义和乐趣也就无从谈起。

批评的意义和乐趣

王立世

激扬评论 繁荣创作